晉察冀日報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創刊
地址：晉察冀邊區
（第二七二五號）
今日出版一張
每份實售邊幣一千元

今天的要聞

本報啓事

春節本報休假一日，十一日無報，十二日照常出版。

屋頂廣播

（黑板報也可以採用）

咱們解放軍，在東北又打了一個大勝仗，把遼陽的留守人員，全給消滅了。

新華社發表了一篇社論，指出了今天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就是：號召工人來實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經濟政策。

西北智仲勳同志，給陝北綏德區的土改檢討，在老區土地已經變動的老區，在土地的現象地區，就不用再去平分土地，而應該採用抽肥補瘦和調劑的方針。這種地區當前的運動，應該是整黨、生產與民主三樣結合的群衆運動。

平山大吾鄉的支部很不純，這回公開了支部，召集了三百多群衆開了會，對一些黨員提出很多意見，以後接着就改選了，新選了支委，恢復了黨的組織，群衆積極參加土改。

堅持職工運動的正確路線
反對「左」傾冒險主義

——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

新華社社論

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偉大的反對帝國主義走狗軍閥的罷工運動——京漢鐵路（即平漢鐵路）大罷工，到現在已經整整的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來，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年年紀念二月七日這個意義重大的日子，因爲京漢鐵路大罷工，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顯示了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的先進階級，最革命的階級。

二十五年過去了，「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謙等同志所遺下的事業，將要完成，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將要在全中國被掃除，工人階級、農民、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分子的民主政權，已經在一萬萬六千萬人口的解放區中建立起來，並將要在全國建立起來，「二七」烈士的光榮事業是永垂不朽的。

京漢鐵路大罷工，在我國革命的職工運動歷史中，是光榮的一頁。現在的情況是我國的一部分大城市、鐵路、礦山已經解放了，更多的大城市、鐵路、礦山將被解放；另一方面，各解放區首先是東北解放區，工業和鐵路的建設，已在積極進行，此種建設在今後必須更大規模地進行。因此，解放區職工運動將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職工運動的方針是否正確，對於革命戰爭的發展和新民主主義建設的發展，必須發生較之以往更加巨大的影響。我們願趁着紀念「二七」二十五週年的機會，對於解放區職工運動的方針加以說明。

[illegible]

東北我軍打下遼陽城
殲滅蔣匪軍一個整師
新六軍新五軍五十二軍等軍部
留守人員也全部被消滅

【新華社東北七日急電】東北解放軍，冬季攻勢以來四戰四捷，於六日十五時半攻克瀋陽以南，一百二十里之蔣匪重要衛星據點遼陽城。[illegible]

鐵嶺遼中等地農民
到處掀起翻身運動

[illegible]

綏德延區四鄉三行政村
發揚民主和自我批評
加強黨員和羣衆團結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綏德縣延家川區四鄉三行政村，[illegible]

打擊敵人
保衛土改
孟縣二區農民武裝

【本報訊】孟縣二區各村，在成立了貧農團以後，就先後都建立了貧僱農武裝。[illegible]

（李賀明、張林、唐池）

黨的政策要和具體環境相結合

西北局書記習仲勛同志在綏德義、延兩區土改檢討會上的總結報告摘要

【新華社西北六日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習仲勛同志於巡視工作中，日前在綏德縣義合、延家川兩區土改檢討會上，作總結報告。仲勛同志在講了四十天土改工作的成績後，首先指出這裡的工作還沒有把黨的政策和具體環境相結合。他說：「義、延兩區大部分是經過土地革命和一九四零年的「拼地」（即永佃性），一部分地區經過減租徵購和四七年春的土改，土地佔有關係已起了根本變化，許多獲得土地的僱貧農上升為中農，中農在大部分農村中佔了多數，成為佔有土地最多的階層，另一部分僱貧農也基本上消滅了無地的現象，這裡又是地少人稀的地區，這是當地的具體情況。因此在這樣的地區，不能再去平分，而是採取抽補調劑的方針。平分是為消滅封建性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而在這裡再去平分就主要分了中農的土地，是平了農民中間的差額。為了滿足百分之卅少地貧農的要求，而引起百分之五、六十農民的不滿，降低生產情緒，對發展邊區經濟不利，對整個農民不利。如以此為「群衆觀點」那是種片面不完備的群衆觀點」。關於調劑土地的來源，他提出以下幾種：（一）地主富農仍佔有較多較好土地者，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二）清查漏劃地主的土地。（三）糾正分配不公現象。（四）按土地證查出以多報少的黑地。（五）公地、廟產等等。各鄉村根據抽集土地的多少，適當解決少地貧農的要求。關於中農土地是否分出，仲勛同志明確指示：「中農、新富農的土地，原則上不動，只有在得到其他經濟利益情況下（如廢債、分窰、換園子地等）本人真正自願，可以拿出一部分土地進行調劑」。仲勛同志繼稱：「工作團同志要善於領導群衆鬥爭，所謂群衆路線在農村就是依靠僱貧、團結中農的路線，有些地方不但把中農關在農會外，並把不少僱貧也關在貧農團的門外，往往生怕不純，但偏偏不純。因圈子越小越容易為不純分子混入，蒙蔽工作團，把持領導。經過土地革命和深入減租鬥爭的老區，中農一般的已成了真正好的基本群衆，因勤勞生產的僱貧農大部上升為中農。現在的僱貧農中，一部分是由於分得的地少、地遠、地壞、生產工具缺乏、人口迅速增加等原因而未能很快發展；一部分是因遭遇災禍疾病死亡而下降的；另一部分則是因不務正業而貧窮的；有些是由地主富農下降而來的，在這樣的鄉村完全撇開中農，光找僱貧，而且要在窮人中找最窮的少數人，就容易為幾個不純分子所蒙蔽。今後工作團同志要善於接近包括僱貧中農百分之九十的廣大群衆，廣泛宣傳政策，放手發展組織建立真正群衆性的貧農團和農會。至於乘機混入的少數不純分子，在群衆鬥爭中自然逐漸暴露，再由群衆進行審查教育鬥爭以至清洗，這也是群衆隊伍中最實際最生動的自我教育」。並指出：「當前的運動必須是土改與生產、民主三者互相結合的群衆運動，有些同志想把土改運動搞得轟轟烈烈，而沒有認識到這些地方過去土地革命、減租清算已經轟轟烈烈過了，現在如要把群衆運動搞得熱烈，那就是必須把土改和發展生產、開展農村民主運動結合，在調劑土地結束後，必須立即進入組織群衆的大生產運動，調劑種籽及農具，準備春耕，調劑口糧，救災渡荒，組織剩餘勞動力發展副業生產，扶助小手工業、市鎮工商業的發展，把全體人民都組織到生產運動中去，不讓一個人閒着，使我們在粉碎蔣胡匪軍進攻，能順利的戰勝蔣災，恢復生產，繁榮經濟，支援人民解放戰爭」。仲勛同志指明發展農村民主運動，指出：「我們這裡不是地主富農當權而是少數一把子（指農村中一部分不純的黨員和舊幹部）當權，對群衆則缺乏民主作風，妨礙群衆積極性的充分發揚，如公糧負担、戰勤動員、生產合作等項及農村建設問題，都存在不民主不公平的現象，我們應發動群衆起來，審查一切工作、一切幹部，改進農村黨與政權工作。審查黨員幹部可以採用支部開會檢討，邀請多數群衆參加的方式，公開黨員幹部，廣泛聽取群衆的建議和批評，分清為公或為私的錯誤，多數人或少數人的意見，做出正確結論，適當處理。對農村黨員幹部應取愛護的態度，這些黨員是人民多年培養出來的，他們已都有相當的政治經驗和工作能力，他們的缺點錯誤是可以改正的，除掉極少數自暴自棄思想蛻化分子必須洗刷外，不能隨便拋棄一個人，應該把接受黨的教育的老黨員幹部和在土改中湧現的好的積極分子團結在一起，領導人民勝利進行各種建設事業。

平山大吾鄉公開整黨

群衆認眞幫助審查黨員　支部改選積極參加土改

平山大吾鄉（包括東、西大吾）黨內領導權一向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裡。東大吾的建黨人是富農任同寶，西大吾的建黨人是地主降為富農的崔子藏。黨員一二六名中，地主七、富農六、富裕中農三六、中農五四、貧農二二人、放羊工一人。兩村支書都是新中農，各有一個地主富農成份的支委和一批壞幹部操縱，鬧宗派。西大吾的宗派分東西兩派，另外還成立了「宗派小組」。去年西派反對土改，包庇地主，東派便強迫命令，私偷果實。群衆對他們的不滿情緒，到了極點。

兩村的貧農團新農會的組織，徹底揭開了他們的宗派圈子，很純潔，為了消除這些群衆心理上的障礙，便着手整黨，聯村公開支部。

黨內嚴格劃清界線

大吾鄉公開整黨是逐步進展的，先開了三天聯村支部黨員大會，請貧農團代表參加，開會前召集貧農黨員談話，作了思想準備。會上進行查階級、查思想，支部委員首先自報成份和喪失階級立場損失人民利益的錯誤事實。由黨內到群衆進行揭發。

西大吾支書郝追祖，只說工作消極，不承認別的錯誤。群衆便立刻指出他：「包庇地主任新正（黨員）去年土改時嘻嘻地，掩蓋任新正姐夫（大地主，曾投敵區）在自己家裡，代耕不負責，工作馬虎：……」接着，任新正反省說：「祖父是地主，父親是富農，自己是中農，自己能打鬼子入黨的，反特時委屈了僱貧農。這回土改，財產沒完全呈報。」東大吾的群衆便質問：「鬼子在時，你支應敵人為什麼那麼積極？入黨既是為了打鬼子，這會鬼子打跑了，你就該（？）保存自己的好地了？！」群衆更進一步追問，追出他原是地主，入黨動機是為了「保護自己」。

會上又分清了東大吾崔子藏是地主下降富農。減租時，他沒給種地戶查考減租，複查時和地主講和平，主張退回果實。還追問出了西大吾東西兩派地主富農頭子，和東派三個私吃果實的趙保來（富裕中農，農會主任）、任心順（地主）、孫牛犢（新中農，青救主任）。會上共開除了地主黨員一人，停止地主富農黨籍十二人，壞黨員二十人。

這個會，使黨的思想陣營嚴格劃分開了，給僱貧農黨員群衆很大鼓勵作用，使他們了解宗派是分裂僱貧農力量的，是地主富農的武器。

公開整黨

東大吾支部公開打通召集的大會，到會黨員廿四人，群衆三百多人。工作團的同志在會上先說了話：過去黨保持秘密，是對敵人，而不是對人民。現在公開，為了清理黨內不純潔分子，請群衆給我們幫助教育和監督。非黨的僱貧農立刻表示，他們以後可以找到黨了。一個僱貧農黨員說以後有民主了。會上群衆情緒很高，對任北旦、任二順、任潤魁、任教教等提出意見，揭露他們壓迫僱貧農，貪污勝利果實等錯誤。在群衆壓力下，任北旦坦白了，說出他當過五個月漢奸，打過人。當場表決建議：任北旦開除黨籍。

群衆審查黨員

這次大會有全體農民參加審查，結果是很好的。從村幹部訓練班回來的崔啟，沒坦白他的貪污，群衆給他像響炮一樣提出了：（一）砸棉商業稅，自己少出，窮人多出；（二）攤款出米，把自己的去了一半，加在農民頭上，農民多出。（三）去年清算出九千斤棉花，幹部分了。（四）當村長辦勤務，頂工，又用代耕……以上的事實在訓練班他也沒有反省出來，這證明群衆的批評揭發是整黨的必需方法。

整一天只審查了兩個壞黨員，一個好黨員。以後便改為黨員自報，群衆審查提意見，先準備好材料再開大會。由群衆按錯誤大小，提出處理的意見。

整黨以後

支部進行了一次改選。全鄉合為一個支部，五個支委中，有四個貧農團積極分子當選了。鄉支書任二娃（婦代表），鄉支正組織孟五鎖（貧農團代表），副組織齊羊皮（舊支組），鄉支正宣傳閻其文（區婦女代表）副宣傳翟順恨（貧農團代表）。

選舉方式是自由投票，這在東西大吾兩村支部歷史上也是一個創舉，僱貧農抬起頭來了，現在除繼續整黨以外，支部已編小組，恢復組織生活，積極領導土改。

河間洪雁等五個村

僱貧農團結友愛好　開大會幫助落後村

【本報訊】河間前後洪雁、北冬、南冬四村僱貧農聯合幫助東方村。東方村貧苦婦女張雲霞是從大連回來的。家裏很窮，到現在孩子們還沒穿上棉衣，和代表會討論，因為壞分子造謠說：「不能給他，給他貧農團就散啦！」代表們不敢管。上月十八號開小區代表會，別的村代表們知道了就給東方村提出意見，並說：「他們不管咱們管，咱們開個大會，叫那壞傢伙們看看咱們窮人的力量！」大夥就決定了明天開個團結友愛大會。第二天，東方、前、後洪雁、北冬、南冬五個村的貧農團，連小學生，共五百多人，張旗打鼓，熱鬧喧天的到了東方村。五個村的貧農團代表們就商量着主持開會，叫東方村代表當主席。大會開頭，主席說明開會是為了團結的好，為這村沒搞好填坑，別村來幫助。接着各村男女代表十幾個人講話。後洪雁代表說：「咱們窮人是一家，各村地主全是咱們的敵人，咱聯合起來和他們鬥爭！」前洪雁代表講：「這村不給窮人填坑，工作沒搞好，咱們不能讓人凍着，咱們拿棉衣給她！」南冬女代表說：「俺一聽說小孩凍着哩，忙着把衣裳拿來了！」北冬女代表宋俊女給東方提出批評「貧農團不當團就辦不好事，東方村就不關心窮人！」東方代表在別的村這樣幫助下，覺得自己工作就是沒搞好，就承認說：「俺們對窮人不關心，應向別村學習。」講了話，各村兒童團就扭秧歌、演劇，大會快完，十幾個女代表拿着棉衣，親自送到張雲霞家去，又囑咐她：「咱們是一家子，沒外人」、「有事就言聲，咱們大夥辦！」張雲霞感動的不知說什麼好，光「天下窮人是一家！」就說了十來句。散了會，群衆反映挺好。前洪雁劉奉（女）說：「窮人都是一家子，不分你的我的，誰缺就給誰。」（這個大會，對各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啟發教育意義，特別對東方村貧農團的工作推動作用很大，這是僱貧農自己起來幫助落後村工作的好辦法——編者）

冀中軍區嚴懲破壞土改分子

蕭頻被撤職停止黨籍

他幫助反革命的地主　富農吊打僱貧農

【新華社冀中三日電】冀中軍政幹部學校一大隊教導員蕭頻，在參加駐地土改時，毫無立場，幫助地主反革命分子鎮壓農民翻身，冀中軍區已決定把他撤職，停止黨籍，並訓令全軍接受這一嚴重教訓。蕭頻是大城人，家裡是破產地主。一九三八年入伍，三九年入黨，當過教導員和政治委員等職，他的地主富農思想很嚴重。冀中土地會議以後，他為了取得上級信任，遂到當大隊政委的目的，便假裝積極，領導該大隊參加駐村武強××莊的土改。該村封建勢力歷來就很猖狂，去年發表前，地主和富農及反革命分子張蘭波（事變前那縣黨部常委，現被我扣押）、郭書信（蔣黨區分部書記）等，就打算組織武裝暴動。後來，被貧農鎮壓下去，貧農出身的鬥爭骨幹張長天（副治安員）、張萬品（村長）、尹桂春（婦會主任）、劉振英（支委）等，掌握了村政權。這次平分土地一開始，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又佈圈套，準備破壞。蕭頻領導的土改組剛一下去，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就把他們哄到家裡，誣稱貧農幹部張長天強姦婦女，逼死人命，貪污果實，村提張萬品為盜軍屬，婦會主任是破鞋，又哭窮裝蒜，假裝僱貧農。蕭頻明明知道這村貧農已掌握了大權，卻從地主立場出發，聽信了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話，叫他們當成貧僱，組織了「苦農團」。舊富農的反革命分子趙景俊，起當了代表主任。佈置妥當後，蕭頻又寫信叫幹部來，召開支部大會。蕭頻讓十幾個假貧農去參加，並把軍校廿多武裝學員，佈置在會場內外，還告訴假貧農代表帶着繩子，準備綑村幹部。在他縱容下，假濫起鬨，便一「控訴」一起農出身的幹部來，土改組就把村幹部綑起來，並用槍托皮帶亂打一頓。把張長天、尹桂春，打得不能動彈，當時區幹部曾勸告蕭頻，制止這種行動。但他卻不聽，最後又扣起十個貧農幹部。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便更加猖狂，大喊大叫說什麼「晴天了」，畏罪逃跑了一個多月的反革命分子趙景俊，也公開回村活動，並商量着害死張長天等。反動舊富農翟金鏞的閨女翟秀蘭等三個婦女，誣賴張長天等強姦她們，並私立公堂，吊打。貧農的貧苦農民，嚇得暗地流淚，不敢出門。附近耿莊、孫莊等村的地主及反革命分子們，也乘機活動，組織假貧農團，準備打擊貧農出身的幹部。後來軍區發覺這種事情，便派人協同地方幹部調查。真象弄清後，把反革命的地主郭書信等扣押，軍區、軍校代表向該村農民道歉。軍區司政兩部並發佈了訓令，指出蕭頻這種嚴重的錯誤，破壞了農民翻身，給革命造成了惡果，軍區特決定把他撤職，停止黨籍。並在整黨中繼續審查他的思想、立場。一大隊土改組盲目執行蕭頻計劃，一大校政治部忽視了這一事件的嚴重性，沒及時處理，軍區決定給以批評處分。訓令中號召全體指戰員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和政策水平，肅清地主富農思想和殘餘的盲目山頭主義，並提倡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作風，完成平分土地的任務。

淶源南石佛僱貧農

聯合中農劃成份

經過反覆討論通過全村「成份榜」

【察哈爾訊】淶源四區南石佛村僱貧農聯合中農劃成份，提高中農覺悟，加強了農民團結。南石佛全村一百二十戶（內五戶移民），開始時三十一戶僱貧農先組織起來，經過清洗不純分子，貧農團初步鞏固後，便主動的聯合中農，召開貧農中農聯合大會，說明要和地主富農劃清界線，提出「先找標準，比剝削，比勞動。」接着分小組討論。頭兩天中農情緒不高，顧慮很多；貧農團便向中農解釋：「劃成份是咱們大家的事，儘管大胆的說，說錯了沒關係。」以後中農敢大胆發言了，富裕中農仍多顧慮，劃地主時還積極發言，劃到富農他們就不怎麼說話了。後經僱貧農動員解釋，富裕中農也敢說話了，打破了顧慮，也敢提出問題爭論了。開始劃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時，貧農和中農意見不一致。貧農主張劃地主富農按四個條件：（一）看剝削；（二）看勞動；（三）看光景；（四）看表現。那一條多了也劃成地主，因此劃了二十九戶地主，五戶富農，地主內大部是富農，還有富裕中農，五戶富農全是富裕中農。中農表示不同意，但也不提意見，不大發言了。晚上貧農團又檢討，貧農團長孫占祿說：「明天動員中農大胆說話，誰劃的對了也行，咱們是服從真理的。」按，中農意見，劃出地主七戶，富農十三戶，其餘幾戶都是中農。貧農又不同意。工作組的同志便反覆的解釋了劃成份的標準，中貧農才又重新討論劃地主富農的條件：「主要看剝削和參加勞動。」結果劃出地主八戶、富農十六戶，大家意見取得一致後，貧農團又提出：「咱們雖然是一家人，也應分清誰是大哥？誰是兄弟？」中農也贊成，於是將貧中農也劃了一下。大小會共經過八天的討論爭辯大家一致通過了全村的成份，又經過兩天的糾查和審查，原劃為中農的李洞，改劃為富裕中農，其餘一致通過，貼出了階級成份的榜來。這時，中農紛紛議論着：「這才算民主呢！」「貧農團辦事真不錯，處處徵求咱們同意。」

反動地主操縱貧農團

慘殺支部書記曹光仁

青滄交曹莊頭

【青滄交一月二十六日專訊】青滄交四區曹莊頭，反動地主操縱貧農團，慘殺貧農出身的支部書記。在這村作土改的區委陳寶珍，失掉階級立場，做了地主惡霸的幫兇。曹莊頭的貧苦農民歷來被曹秀山、曹光臣為首的惡霸封建勢力壓迫的抬不起頭。事變後富農曹秀山當日寇的偽大鄉長，勾結敵人到村燒房子，搶東西，壞事作盡。群衆在群情共憤的情形下，打死了這個罪大惡極的壞蛋。該村支部書記曹光仁早年給地主扛長活，一九四〇年參加黨後，曾領導過群衆減租減息，查黑地鬥爭，去年土改時，他領導群衆清算了偽大鄉長曹秀山，群衆都非常擁護他，反動地主們也最仇恨他。這次平分土地時，區委陳寶珍，助理員張子清，縣武委會政治股長陳英，到了曹莊頭，就偏偏住在曹秀山的親兄弟曹德餘家裡，吃餃子，吃白麵。曹德餘和他的老婆就向區幹部百般獻媚，假殷勤，說曹光仁這不好，那不好。區委陳寶珍等，不深入群衆調查研究，不問青紅皂白，就私自把曹光仁扣起來，還下命令封曹德餘兩口子為「貧農代表」。舊村長曹德臣（地主流氓出身）也當上了「代表」，批壞，掌握了貧農團的大權，又組織了一個「壞蛋」組，把反對他們的好的「苦農民」編入「壞蛋組」。農會主領不滿意曹德餘和他的破鞋老婆當代表，被除了貧農團，一個貧農老太太因不滿把自己劃成中農，也被開除了貧農團，均被打入「壞蛋」組。這村惡霸封建勢力為首的反動地主曹光臣便在假貧農團後線，設計殺害曹光仁，因找不出罪過，他們就捏造了一個罪名，對區幹部說曹光仁強姦過十八個婦女，強迫上了名單的婦女們承認，威脅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留柱說：「區裡把你的名字寫在日記本子上了，幹部來了你要承認，要訴苦，不訴苦就是順姦」。區用這種辦法威脅了十幾個婦女。這個圈套擺好之後，他們就訂了死罪，讓小組討論，花了三天功夫，沒有人說話。這批壞蛋又派曹德餘的老婆到男組去威脅貧農說：「我們婦女要求打死他，你們同意不？我們婦女有十八個人頂着，你們不願意，少數得服從多數，這是民主」。曹德餘到婦女組去說：「男的全要求打死，婦女們不願意也不行」。這樣來回到各組串通威脅，群衆心裡不願意，也沒人敢說話。他們又對區委陳寶珍說：「各組都討論好了，非打死不行，這是群衆的意見」。陳寶珍就說：「我們沒意見」。曹德餘接着說：「群衆要求打死就打死，他一頓，叫區裡民兵崩了行嗎？」陳寶珍說：「群衆要求，行了，馬上寫信叫民兵來」。鬥爭曹光仁的時候，窮人不上勁，有的不去參加，一看人數少 [illegible] 門不熱鬧，[illegible] 餘趁勢就說 [illegible] 人數少，咱 [illegible] 加行不？讓 [illegible] 行了，讓他 [illegible] 有打人權」[illegible] 地主富農，[illegible] 的兒子也都 [illegible] 喊，打的打 [illegible] 就把曹光仁 [illegible] 才叫區裡 [illegible] 了。曹光仁 [illegible] 民都低下了 [illegible] 種的地，[illegible] 擺擺，要 [illegible] 能分到 [illegible] 暗的流淚 [illegible] 當縣幹部 [illegible] 餘等扣起來 [illegible] 陰謀，向群 [illegible] 群衆才敢說 [illegible] 會上，有的 [illegible] 農大膽哭着 [illegible] 枉，貧 [illegible] 着對縣區幹 [illegible] ，你們辦的 [illegible] 調查幾次 [illegible] 不了。」現在 [illegible] 結起來，重 [illegible] ，領導全村 [illegible] 進行鬥爭 [illegible]

（編者按：陳寶珍 [illegible] 作幹部 [illegible] 們進行批評 [illegible] 樣失立場 [illegible] 工作幹部，[illegible] ，予以一定 [illegible] 在群衆面前 [illegible]

定縣有些小學校

不該抄襲農村鬥爭

【本報訊】定縣有些完全小學，錯誤的抄襲了農村平分法，在學校裡也組織起貧農團，開鬥爭會，沒收地主富農學生用具等。如九區石板村高小，把地主富農成份的學生，趕出 [illegible]。學生們站隊時，不按個兒高矮，而是按成份，僱貧農成份的 [illegible] 中農成份的站中間，地主富農成份的在後邊。校內也組織貧農 [illegible] 會，開鬥爭大會。十三區留早村高小，除組織貧農團新農會外 [illegible] 了保管股，沒收富有學生的衣裳用具，和地主富農成份的教員 [illegible] 以上這些做法都是錯誤的，必需趕快糾正。

地主是壞幹部的「根」

盂縣下鶴山集中力量鬥地主

【盂縣訊】下鶴山村僱貧農，組織成自己的隊伍以後，就用「看他的心」，「找根底」的辦法，認清了地主就是「石頭」的「根底」。貧農團大會上，農民說：「卅殷明還沒有轉變，七八年了，他欺負咱們。」「那年他當村長，我放羊，不知怎地得罪了他，人家財主們請他吃飯，他就把「合理負担」給我派下，心眼真壞。」「誰敢惹他，他叫誰死，誰就得死。」李雙貴提出：「卅殷明可就是壞哩，按他的根底來說，他三張子受窮，他當村幹部以前還是放羊的，本是好 [illegible] 根底：咱們 [illegible] 壞根底是從 [illegible] 有的說「他 [illegible] 家是裝槍的 [illegible] 他是放槍的 [illegible] 「砍樹先從 [illegible] 側靠，樹根 [illegible] 的主張「根 [illegible] ，咱先圍地 [illegible] ，再搞他的 [illegible] 說：「咱們 [illegible] 轉變不過來 [illegible] 意見：「[illegible] 先思想思 [illegible] 。」會後 [illegible] 通，召開 [illegible]

意民主陣線全國大會 通過民主陣線憲章

團結一切愛國人民 保衛共和及民主獨立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塔斯社羅馬訊：意大利人民民主陣線首次全國大會，於一日通過該陣線憲章。其要點如下：人民民主陣線團結意大利一切希望和平、勞動自由，及國家獨立的人民，採取具體措施，在共和國合法秩序及國內外和平條件下，以恢復國家及文明進步，進行憲法基本原則所規定的行政機構的改革，保障一切勞動人民、失業者、遭受戰禍者、及退伍軍人的安全。憲章具體規定：在農業方面，以技術和財政援助中小土地所有者，農民和合作社，減輕中小土地所有者的稅額，沒收大地主的財產，修改使用土地的契約。在工業方面，承認「工人管理工廠委員會」，取消官僚干涉，實行大獨佔工業國有化，及保護中小企業等。在恢復南部方面，實行改良土壤，配合土地改革，保證民主發展和製訂建設公共工程的法律等。在國家機構方面，改革行政機構、軍隊和警察，以實現有效的民主化，由人民管理國家主要經濟資源的使用，及行政機關，實行地方機關自治。在改革文化方面，爲人民開辦學校，發展研究和科學活動，人民有自由參加一切文化活動，及管制廣播及報章。憲章也規定了保護婦女，及青年的權利。憲章並規定與愛好和平及自由的國家，建立友誼合作及廣泛的換貨政策，廢除購買政府市場的獨佔，保護國家主權及獨立，決不容與自由世界背道而馳的鬥爭中的工具或戰場。憲章最後在規定達到以上目標的方法時，指出：「團結一切關心國家命運，自由和勞動人民中的一切力量。勞動人民現在應該在救國事業中，站到最前列來，以克服有組織的反動集團爲保持其特權而作的自私自利的抵抗，並使人民得到履行選舉權的保證。」憲章指出，保衛共和及其民主機構，決不能由統治階級自由處置。統治階級現正陷於紊亂與紛擾之中。憲章力稱，忠實於憲章，是達到國家統一秩序和福利的可靠保證。

民主陣線運動陣容雄壯 全意各省人民紛紛參加

團結報說人民有力量反攻了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羅馬訊：意大利人民民主陣線運動，正在全國展開雄壯的陣容。據該陣線組織委員會宣佈的數字，已有幾十個政黨和群衆團體，參加人民民主陣線。僅在一月間，該陣線曾在全意數十個地方，舉行會議，並設立基金委員會。意大利北部的米蘭、都靈、布里西亞、波隆那、熱那亞、斐拉拉，中部的羅馬、佛羅倫薩、培魯查、彼薩、安科納，以及南部的巴利等，很多中心地區，均設有人民陣線各省分會。行將在本月八日，於熱那亞召開的全國勞動青年會議，正熱烈籌備中。意中南部各地，已發起在青年中開展「加黎波的先鋒」的新運動，藉以團結青年，進行爭取社會基本改革的鬥爭。「加黎波的先鋒」，現已在羅馬等十九個城市，舉行青年大會，選出出席全國青年會議的代表。「加黎波的婦女」隊，也在國內若干地區組成，並以此爲基礎，而成立「人民民主陣線婦女協會」。意共會議第二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最近號召退伍的游擊隊員，參加人民民主陣線。該陣線參加者之一農民大會，正領導農業工人及農民，進行爭取土地的鬥爭。工人管理生產委員會，在北意特別活躍，進行保衛民族工業，反對馬歇爾計劃摧毀本國工業的鬥爭。該委員會已接管了安科納的造船廠，和波河流域被反動資本家封閉的煉油廠，以及波隆那及米蘭的若干工廠。已加入人民民主陣線的「基督徒爭取和平運動」，正在天主教勞動大衆中間擴大着。共和黨的許多重要人物，及該黨很多地方組織，拒絕追隨該黨領袖實行合作的方針，紛紛脫離該黨，參加了人民民主陣線。勞工民主黨領導機關及其國會黨團，則一開始就站到人民民主陣線方面來。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羅馬訊：意共機關報團結報，頃評意大利人民民主陣線第一次全國大會稱，「人民民主陣線，是人民進步力量的長期聯盟」。指出：「八個月來，人民沒有逃避鬥爭，他們向敵人進行了適當的反擊。人民民主陣線，就是在這種鬥爭中形成起來的，這是意國人民所要求的團結的表現。現在人民民主陣線已經誕生，它將要把一切不願屈服於反動統治下的人們，團結起來，並組織和領導千百萬意大利人民，進行反攻。」團結報結論力稱：「過去八個月的鬥爭，證明意大利人民已是嚇不倒的，也是鎮壓不了的。人民民主陣線的出現，並進入戰鬥，證明人民的力量，不僅能組織抵抗，而且有能力進而發動反攻。」

罷工人數突破三百萬

反饑餓怒火燒遍西德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柏林訊：反饑餓怒火遍燒西德。截至三日止，英美聯合佔領區罷工人數，已達三百萬。罷工地區，自荷蘭邊境一直伸展到瑞士邊境。罷工工人曾「舉行了最大一次的群衆示威」（美聯社），以抗議每況愈下的糧食配給。瓦登堡——巴登州（德國南部）的成千小商店，以及其他若干城市許多商店，亦於三、四日起，舉行了「同情罷市」。西南其他更大規模和持久性的大罷工，正在醞釀中。罷工使聯合佔領區的大部分工業及機關，完全停頓，使漢堡、斯圖加特、杜塞爾多夫、漢諾威等許多大城市的交通，陷於癱瘓狀態。受罷工打擊特別沉重的，是美佔區的瓦登堡——巴登州。該州參加罷工的一百萬有組織工人，全省電車已停駛，工廠、報館、牛奶廠、咖啡店及其他商店，均已關門。

紀念共和兩週年 匈全國熱烈慶祝

完成土改大企業國有化 大踏步地走向經濟復興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布達佩斯訊：匈牙利全國，於一日熱烈慶祝共和國成立兩週年紀念。匈副總理社會黨主席斯查卡西克，在匈京舉行盛大慶祝大會上演說稱：「匈牙利共和國最堅決改革步驟，就是土地改革，及因此引起的封建統治之摧毀。匈牙利共和國，已保證各階層人民的民主權利。」斯氏聲稱：「匈牙利一千萬人民，正與其他民主國家人民一起，爲多瑙河流域的和平安全而奮鬥。」按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建國兩年以來，粉碎了蘇略克、和斐主國新法西斯政黨的反共和國陰謀，鞏固了新民主政權。同時大踏步走向經濟復興。由於一切大工業與大運輸業的收歸國有，勞動人民高度的生產熱情，使工業產量月月增加。一九四六年初，僅爲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三十五，目前已達一九三八年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過去兩年中，鋼鐵增產四倍。去年八月一日開始的三年計劃，正獲得極大進展。一切主要工業，不但完成，而且已超過每月計劃。二次大戰前一年，匈牙利母機生產，僅爲五百萬匈幣，而在三年計劃下生產的母機，價值將達二億二千萬匈幣。三年計劃規定，全國每日平均產煤三千六百車，但在一月二十九日，礦工們掘出了四千一百五十八車煤。土地改革已於一月前全部完成，這是六十四萬二千戶新農民的節日，其中三十七萬一千戶，以前是長工或農業工人，他們第一次獲得了土地。土改使去年秋季匈牙利耕地面積，比前年增加了五十萬匈畝，總數達六百八十萬匈畝。牛的數目，在兩年內增加百分之三十六，豬增加百分之四十九，馬增加百分之七十。

捷共威信愈加增高

大選即將舉行之際 它力量強大足夠完成當前任務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布拉格訊：當捷克大選即將舉行之時，捷共在人民中的威信更益增長。據捷共中央宣傳部報稱，本年一月份入黨之新黨員，達一萬四千三百六十一人，包括各級軍官一百一十二名。捷共黨員總數已逾一百三十五萬四千六百零一人，佔全國選民人口十分之一。現各地黨員，仍在繼續增加中，並有前民族社會黨及人民黨黨員，陸續申請入黨。捷共中央總書記斯蘭斯基，日前在捷共波德蘭拉黨員大會上發表演說時，鄭重指出：「行將到來的競選運動，將是進步的和社會主義的力量，與剝削階級殘餘之間的鬥爭。」斯氏稱：「現在加入民族社會黨、人民黨和斯洛伐克民主黨的捷克反動派，正力圖恢復舊統治，想使捷克成爲帝國主義附庸國。」斯氏表示：「在此大選即將到來之時，我們向人民表示，捷共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能完成當前的任務。共產黨絕不與反動政黨相妥協，而與國家利益的政策，它的力量正不斷增長。」

法失業者不斷增加

舒曼政府實行毀滅工業政策後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巴黎訊：舒曼反動政府實行毀滅法國工業政策的結果，使法國失業工人不斷增加。據今晚報稱，土倫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建築工人，業已被解僱，尚有十五萬工人，亦將被解僱。諾德省有二十萬紡織工人，受失業威脅。魚類罐頭工業，已有一萬人失業。十五萬鐵路工人，已被解僱。尚有十五萬政府僱員，將被遣至街頭。

蘇聯提出抗議

美機俯衝偵察蘇輪

【新華社陝北七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近數月來，美國飛機包括「空中堡壘」在內，曾在黃海及日本海上空盤旋於蘇聯商船四周，甚至低飛至桅桿頂上，向蘇輪俯衝偵察。美國當局此種行爲，乃是危害他國商輪航行合法利益的明證。蘇聯政府特於上月三十日，照會莫斯科美國大使館，向美國政府提出抗議稱：蘇聯外交部盼望美國政府，向有關的美國當局，下達必要的訓令，保證以後不再發生同樣迫害蘇輪航行自由之事件。

華萊士競選機構組成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據塔斯社紐約訊：「華萊士競選全國委員會」，業已組成。其主席團包括民主農工黨領袖之一及前明尼蘇達州州長賓生，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恩格威爾（曾任農業部副部長及波多黎各總督），彫刻家×威遜，以及黑人歌王羅伯遜等。競選運動理事，爲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副主席鮑爾溫。華萊士已獲得相當可觀的大衆支持，特別是在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伊利諾斯州、密執根州等地。在這些州中擁護華萊士的人士，可能對該地選舉起着決定性之影響。

新加坡三萬人大罷工

抗議英成立馬來亞聯邦實施偽憲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新加坡訊：馬來亞人民群起反對英國成立馬來亞聯邦，及實施新憲制，認爲這是英帝國主義控制馬來亞的新枷鎖。當本月一日馬來亞聯邦宣告成立，金德爵士就任英駐新馬來亞聯邦高級專員時，新加坡爆發了三萬名工人的抗議大罷工。馬來亞左翼政黨之辦公處，均下半旗致哀。馬來亞民主陣線總部，亦舉行群衆大會，揭穿英國成立馬來亞聯邦之政治陰謀。指出其目的在於勾結馬來亞反動土邦，分化馬來亞各民族，特別是離間馬來亞與華僑的關係，以原封不動地維護英帝國主義在馬來亞的奴役統治。大會通電倫敦英政府，要求立即廢止新憲法。在新加坡總工會號召下，英商公共汽車司機工人、政府公務員、碼頭工人、機工及煤礦工人，現均捲入罷工浪潮。在此以前，擁有四十四萬會員的馬來亞政團聯合行動委員會，會號召馬來亞民族統一戰線，組成常務委員會，在吉隆坡設立領導機構，發起反馬來亞聯邦憲法運動，起草「人民憲章」，並於上月十九日宣佈抵制馬來亞聯邦會議。按英國之馬來亞聯邦計劃，於一九四六年年底正式以藍皮書公佈。馬來亞聯邦計劃及新憲法之主要反動內容爲：（一）以馬來亞聯邦代替馬來亞聯盟，各土邦得保持其原有特權。（二）新加坡與馬來亞聯邦分離，單獨成爲一行政區，歸英政府直接統治。（三）由英國任命最高專員控制聯邦，並可委派無公民權之英籍官吏，任立法會議議員。（四）關於公民權問題，規定須在該地居住十五年，及父母均係出生於該邦者，其非出生於馬來亞聯邦者，須申請聯邦高級專員核准，方能取得公民資格。（五）關於聯邦立法會議，議員名額，規定共七十五名，而其中官吏議員，却佔三十五名。

法國總工會

反對停使五千法郎票子的決定

【新華社陝北五日電】巴黎訊：法國總工會頃發表公報，抗議舒曼政府停止流通五千法郎鈔票的決定，指出此一決定，是對勞動人民和收入少的人們的打擊，而對大資本家們，却並無任何傷害。勞動人民最近收到的工資及薪水，都是五千法郎的鈔票，因此被剝奪了今後若干天的生活費。公報要求舒曼政府，立即廢除這個不能容忍的法律。巴黎區工會執行局，強烈抗議舒曼政府這一反動措施。人道報亦猛烈抨擊這種「損害工人、農民及中產階級」不公正的措施。

天津許多大麵粉廠 有全部關門的危險

【新華社陝北六日電】津報訊：在蔣匪絞殺民族工業政策下，華北蔣區工業中心天津，麵粉工業已面臨全部停頓危機。該市麵粉同業公會，共有會員十一家，即壽豐、福星、福豐、益泰、天光、裕豐、元興義、增興厚、華興、東亞等。最大一家的壽豐，有鋼磨一六十餘座。該廠過去的最高產量，每天曾達一萬五千袋，每月三十九萬袋。但至十二月份，已降至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九袋，不及過去一日產量，較以前減少三十餘倍。福星麵粉公司歷史亦較悠久，有鋼磨十八座，過去月產十三萬袋，去年十二月份該廠產至一百九十五袋，較其經常產量減低十三倍弱，年底復宣告全部停工。東亞是一家新辦的麵粉廠，去年十一月份尚產粉七萬四千餘袋，至十二月份即突降至三百二十袋。增興厚、華興兩家，過去一年來即未曾開工。天光廠僅在去年九月份開過一次磨。目前壽豐、東亞、益泰、裕豐等廠家，爲苟延殘喘，改磨玉米麵維持，日常開支仍感困難，亦面臨停頓危險。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蘇聯・藍列波巨作

列寧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堅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爲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寧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去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爲評定一個人行爲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寧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取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我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寧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首先不是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每個工作人員應堅持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並與反國家的偏向作鬥爭。在一切負責的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是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利益的重大政治任務。評論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了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爲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寧格勒」兩雜誌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地揭發了。這些雜誌的編輯部所犯的錯誤，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寧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利益作爲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的——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爲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破壞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失去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他們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分落後的知識分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外的奴顏婢膝事實採妥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夠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我們的工作人員，並常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觀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的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人們，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有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事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曾經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零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教育我們幹部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若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點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但如果黨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煤礦」托拉斯、和「卡當也夫煤礦」托拉斯××企業中，多報關於煤井中採煤量的事，省委知道了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到違反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認真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坦白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的損害。因而把自尊心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膏肓，較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上腐爛頹廢，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只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爲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會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傾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作爲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斯克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分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分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交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斯克省黨委的省委，在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爲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在沙拉波夫同志的提意，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乃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裡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幹部；而是親近人員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也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爲德林吉也夫以前曾在遠東工作，當然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加以原諒。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寧——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與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眞理報）【新華社陝北六日電】

（編者按，本文譯者姓名因電碼不明，容後補正。）

朱總司令近作

——詩七首

土改後的農村

千門萬戶喜朝暉
處處村頭現紫微
解放農人歌自得
專橫餓鳥霎高飛
平田有分弱耕樂
掃地無餘心事違
後起青年多俊秀
秋高試馬壯而肥

戰局時局

興安嶺下楚江頭
萬里烽煙接素秋
滅敵原因分地遍
與師只為解民愁
法西當道如豺虎
民主高潮勝美歐
四萬萬人爭解放
剷除封建建神州

反攻

戰事從來似奕棋
舉棋若定自無悲
人民解放成新主
封建滅亡異昔時
北地早成鞏石固
南征猶恐旌旗遲
秋風送雁歸傳語
共滅蔣賊莫再思

寄南征諸將

南征諸將建奇功
勝算全操在掌中
國賊軍心驚落葉
雄師士氣勝秋風
獨裁政體沉雲黑
解放旌旗滿地紅
錦繡山河收拾好
萬民歡作主人翁

寄東北諸將

南人北去自逍遙
遠戍遼陽入嶺坡
勵志輝煌欣共暴
名花燦爛喜連枝
隣居友善長相問
仁里安康永莫移
掃盡法西歸馬日
寰球同仰大名垂

賀晉察冀殲滅第三軍

南合村中晚日斜
頻呼救命望京華
為援保定三軍滅
錯渡呼圖九月槎
卸甲咸云歸故里
離營從此不開笳
請看塞上深秋月
朗照邊疆勝利花

喜聞收復石門

石門封鎖太行山
勇士掀開指顧間
消滅全師收重鎮
不教胡馬逞秦關
攻堅戰術開新面
久困人民開笑顏
我黨英雄真輩出
從此不慮鬢毛斑

「像俺們這樣的能入黨嗎？」

——記大道村貧農團副主席齊夢林——

邵民

當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時，他興奮的用手比劃着說：「咱過去和這一樣扣扣着，現在是翻了。今天能到大會上說兩句，咱做夢也想不到！」

齊夢林，中等個子，性格忠誠直爽，舉動堅定而熱情。今年四十六歲，滿臉皺紋，看去是有五十多歲的樣子。他小時討過飯，十四歲上就開始給人家放牛當傭工，只是扛了二十三年長活，直到民國二十九年開荒灘，才第一次的在自己土地上耕種。他四十二歲上才成家，現有一女一子四口人，有灘地四畝地，分得三分園子和開墾的三分荒地。

他從來被人看不起。去年秋天徵收公糧時，他和一些佃貧農討論分配的辦法。當時站在地主富農立場的支書顧使章說：「你錯到這個時代，窮小子？（什麼給這個分配多少、那個分配多少。齊堂子（齊夢林小名）看看他的樣底兒，他還什麼？」齊夢林今天提起這事來，肯定的答覆道：「咱也不是秀才底兒，咱也不是舉人底兒，咱是扛長活扛月工的底兒！」開始以勞動人民的身份向封建剝削階級鬥爭了。

齊夢林參加了貧農團，被選為小組長，再由小組長被選為貧農團副主席。

他過去自信心很低，感到自己說不了話辦不了事。抗戰以來說沒當過幹部吧，當過一兩年自衛隊的小班長，出差時派人派不動，就抱着頭哭。這次他當選副主席時就怕擔任不下來，工作中說話和氣態度謙遜，他極力防止過去有些壞幹部那種不民主作風。在鬥爭地主時堅決勇敢，大會上小會上憤恨的控訴着。他積極負責。大道村是個要道站，來往軍隊經常住宿，村公所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找他，他給戰士找熱炕找被子，有時一鬧鬧個半夜。在評定階級成份時實事求是，他認為萬不能在三等。「在三等有的富農他給錯了，也許是貧農，現在是貧農的上輩也許是地主。」他說：「咱們村裡就算沒一戶地主富農時也不能把不是富農的鬧成富農。」他已贏得了許多貧農與中農的擁護和稱讚。中農齊甘由說：「人家齊夢林說話直巴，可是很公道。[illegible]自打當了副主席後見了人就是笑，心坦很，不偏三向四的。誰不想他還有這麼兩下兒，沒人說人家不是。」最近貧農代表會上，討論選舉準備提議他當代理村長。

他參加了幾次支部大會。在選舉支部書記時，齊夢林高高的舉起手來，工作組的老胡同志笑着說：「你別舉手，……」他馬上臉紅了感到很羞臊；心裡想「叫咱參加會作什麼？也不叫咱選舉」。經老胡同志好好給他解釋後，他才知道支部選舉非黨員沒有選舉權。他笑了，他說：「這也覺着很光榮很高興。」但他總覺着自己不是個共產黨員是個大缺陷，當晚找到老胡同志問：「像俺們這樣的能入黨嗎？」老胡同志告訴他與要積極工作對事公道（按黨章的規定夠了入黨條件，再經過黨的一定組織批准就能加入——編者）就可以入。經過列席參加了幾次支部大會後，他說：「現在才知道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不是要地主富農流氓；過去我聽說光要老財有知識的不要窮小子，……過去也沒人和咱說過。」

他要求入黨，他還在興奮的工作着，爭取作個共產黨員。

血和淚

（肥潭源海村個貧農訴苦）

（一）一把草惹下大亂

二劉子偷悄悄在大地主田閻州的墳園裡割了一把草，叫人家抓住了，一股勁的磕頭叫爺爺，央告人家，田閻州還是不饒。硬逼得二劉子做了五碗菜，一盤饅饃，訂上鼓吹，給人家點紙，在田家墳園裡祭了祖。

（二）窮骨頭吃了「風水」

貧農馬本福只有二畝地，地界離田閻州的墳園還有三、四十步遠。本福的老婆死啦！就埋在自己地裡，可是田閻州說本福：「埋的不是地方」，因爲「佔了」他家的「上墳頭」，「吃了」他家的「風水」。哦！強要本福起骨另葬。本福說了一頓好話，當時拖開了，可是田閻州怎麼會輕易饒過呢？可巧本福的二女因爲窮的沒法過要改嫁，田閻州就使着「村長」的職位，強要十二塊白洋的「謝街錢」，不給，就不能改嫁，本福沒辦法，只好給了十二塊。

（三）爲交租淹死親生女

田二驢的爹，欠下田閻州十六擔糧租，老漢被逼的沒辦法，丟下老婆孩子偷跑到口外去了。二驢的娘拿了她閨女放下的七塊錢給田閻州，還是潰不住。回家後沒法可想，把自己的親生女，活活的按在水缸裡淹死，給人家去做娃娃頂租子。

（四）爲塊饑糕幾乎跌斷腰

田更望小時候，光着肚子在地主田蔭州院裡玩，田蔭州爲取樂開心，拿着一塊糕，就像逗着狗似的，在院裡引逗更望。窮孩子那見了糕早就饞的忍不住了。於是就在田蔭州的戲弄下轉悠跑，後來田蔭州說更望：「你上房去我就給你吃」，更望就爬上房去，田蔭州又說：「你從房上跳下來，我就給你吃」。可憐的更望，就爲了吃糕，不顧一切的把眼一閉跳了下來，摔得更望直叫娘。田蔭州才把糕拋給更望，更望拿起糕來一咬，覺着又辣又辣，才知道糕裡是包着鶏子和辣椒面，但是肚裡餓的像貓抓，也捨不得吐出來，就嚥了。

（五）一足踢掉兩顆牙

漢奸惡霸地主田樹茂，仗着兒子當了大王鎮，[illegible]吃空名，強要工，剝削窮人的血汗。南堡徐的奶奶租種着他的七畝地，年景壞，應年欠下地租九十塊，央告他寬一寬些，給不答應，要拿下皮襖被子作抵押。後來老人東湊西借，湊夠九十塊去給他時，田樹茂剛在偽警察五區四盤的喝酒作樂，田一見老人就生了氣，昧了良心，硬訛老人是短一百塊，老人求說了兩句，田就下炕一腳就踢掉老人的兩顆牙，老人嘴裡流着血，向田承認了一百元才算完事。

（海村工作組）

夢也想不到還有今天的幸福

婦女張玉花口述　劉德華　李眞川　記

我叫張玉花，今年四十歲，是鹽廠下關人。我娘家和婆家祖祖輩輩都是受地主的剝削壓迫，直到共產黨來以前，都過的是衣吃少穿的苦生活。

我娘家住在阜平黃岸村，租種了地主閻小五的三畝坡地，租子要三石六，父親又開了兩畝山荒，每年打的糧食連上山藥、蘿蔔交租還不夠。父親成年忙死忙活的，母親每天給人家縫縫補補，一家五六口人，還是免不了討吃要飯。臘月三九天，沒布衣服穿，白天赤身窩在炕上，晚上一家人蓋的一塊破席片，凍的不能睡，一夜起身烤火五六回，……一家窮的沒辦法。爲了省吃「推嘴」，大姐在九歲上，二姐在六歲上，四妹五歲時，娘和爹含着淚，把她們捨了人家，[illegible]我六歲時，爹就要把我童養給[illegible]。[illegible]我看見姐姐們[illegible]不回來，[illegible]姑也很窮，[illegible]到十六歲時我才去了[illegible]。

我男人叫郭二保，他家裡窮的更可憐。有一年的八月十五，蒸了五個糰子，大嫂嫂給小孩子餓的要命，想和婆婆小孩分吃一個，可是婆婆便叫給男人們留着，不讓吃。只得喝了些蒸糰水泡酸菜，大嫂餓的流不出奶，小孩哭的很傷心，晚上就上吊死了。第二天一早，哥哥[illegible]到子坪她孃家去，[illegible]老太婆便大罵：「你家七八口人，誰也餓不死，爲什麼單餓死我女兒呢？」又說：「我女兒怎死，你也怎死。」大哥原就很不耐煩，成年勤強，吃不[illegible]死在門背後，找了一條[illegible]死在剩子坪龍王廟裡。這天，家家戶戶熱鬧的過節，我家卻躺了兩個死人。[illegible]窮了，一個病了。這時我[illegible]，翁翁一看沒辦法，[illegible]丈夫才六歲，三翁保成，小姪新娶都在懷抱，翁翁[illegible]把他們帶出去，人多飯少，不夠吃，翁翁便把地裡的細砂子混在糠裡，[illegible]也就這樣活活餓死了。以後丈夫只得領上三弟小姪討飯吃。他二十六歲時和我結了婚，還是經常打短工，賣柴火，我帶的做鞋，[illegible]沒法活，丈夫只得出口外，我住了娘家。三歲的小孩就是因爲娘家沒吃的餓死了。我每天盼着他（丈夫）賺錢回來，[illegible]

張寶山

張寶山今年六十七歲啦，他是安國縣舍仁村人。小時候一家子十口人，種着四畝地，生活困難，吃糠嚥菜。寶山十五歲上就到安國城裡給一家醬綢舖裡扛小活，後來又到過點心舖、花店學過徒，後打鼓賣貨，十八歲上兩個眼就瞎啦。學買賣不行了，就找了個瞎子跟着學唱、賣洋針、洋火，混飯吃。二十六歲上又找了個沒眼的媳婦，兩口常常要飯吃。他訴起那個苦來，直叫人難受哇！他說：「冬天上財主門上要飯，唱半天唱出一點東西來，人家不叫吃，非得唱一段才叫吃呢。人家說『臉的不夠兒』『兒個不過癮』……提唱完了一接那半碗湯湯，早就凍成冰了。黑間兩口子提的那就在那休，不是住破廟，就是破房爛窯。手腳都凍爛了啦！」

現在他參加了貧農團，可積極了，他心裡一痛快，就編起小段來了。他編了一段大鼓，題名叫「窮比富」，是說的財主怎樣吃喝玩樂欺壓窮人，窮人怎樣受罪遭回要翻身……。他還編了一首叫「一座院兩朵花」，現在把他這一段登在咱們報上，大家[illegible]。

（宋平、津天）

一座院兩朵花

張寶山編

一座院，兩朵花，貧農中農是一家，貧農就在前頭走，中農後面跟着他。貧農搭上立房梁，有中農，提泥擱磚蓋上它，蓋上房，咱（貧農）也住，他（中農）也住，貧農中農是一家。咱們見了大地主，齊心合力鬥爭他，砸了他的壓迫鐵，拔了他的狗爪牙。一座院，兩朵花，大家夥子享榮華。

思想漫談

黨內要「照顧小資產階級」嗎？

畢明

一個區級幹部談了下邊這樣一個問題，因爲是一個有關組織原則與建黨原則的問題，所以要在這裡談一下。

他奉上級指示，叫推薦一個幹部到縣政府去當科長，已經把人推薦出來並已當了科長，未幾，地委來批准，那個人的科長便當不了了，組織上又調那個人當城關區區長，那個人以爲當不成科長了，感覺很丟人，便連城關區長也不幹了，共產黨員也不幹了，拉起鋪蓋回家抱孩子去了。

事情的簡單情節便是如此。

我們這位區級幹部，以此之故，也對上級頗爲不滿，說上級太看重了組織觀念，不是思想觀念，該地委不該不批准，如果批准了，那個人的思想也許就通了，不會回家了；並說，據他的了解，那個人的工作還很好云云。還說，地委不批准，使他也很難堪的。

他的想法也不適，人是他推薦的，未經批准，便叫那個人也下不來，因而說：「我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就在站小資產階級意識，上級在處理問題時，就應該照顧我這個小資產階級呀！」

什麼叫做這思想？在他的了解，照顧小資產階級意識，同意小資產階級份子，就是遷就這思想。按照他的了解，我們黨是一直統一整個的組織，在黨內也要照顧各階級的利益。這位同志把在黨內的各階級呼籲，要求黨承認小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在黨內的合法地位。我們黨員中的有地主階級出身的，如他們也出來要求照顧地主階級利益，那我們就不能嫌棄地主土地改革了。這位同志似乎認爲黨與社會分不清，或者好像認爲黨內黨也是一個各階級的聯盟。

我認爲這個同志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是完全錯誤的。

首先，推薦出來的人，未經上級批准，即叫他走馬上任，這在組織手續上就是錯誤的。其次，上級不批准，完全正確。非不批准，一定有他不能批准的道理，地委不批准的正確，已經由那個人的逃跑作了結論。這個人對我們黨內來，不是爲了革命，而是爲了作官，作官的目的達不到，就鬧小資產階級的情緒。這種人叫做「各得其所」。按照我們這位區幹部的意見，就只有給他一個官作，給他的官越大，他的工作才越能作得「通」，他的工作積極性也就越大。

要弄清楚，所謂這思想，是要把非無產階級思想改造爲無產階級思想，並不是要遷就非無產階級思想，[illegible]使他們的思想無產階級化。[illegible]不是這樣，「思想越搞越通」，不是這樣，[illegible]就不得了。

要求黨在黨內照顧小資產階級，那就是要求黨要[illegible]小資產階級作組織原則的讓步，要求黨要按照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建黨[illegible]，爲了照顧小資產階級，連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也可以不要了。

要弄清楚，思想意識不是這樣的想法，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黨，也不是統一戰線的黨。我們黨的黨員成份，雖然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佔很大，而我們黨的性質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就是因爲我們黨的領導思想是無產階級思想，任何階級出身的黨員都要按照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無產階級思想的水平。在我們黨內，除了無產階級思想以外，任何其他階級的思想都是不合法的。凡是黨員，不管是那個階級出身，都是以共產黨員——無產階級先鋒隊戰士的身份在黨工作，而不是以他原來階級出身的身份在黨工作。每個黨員，入了黨以後，他的思想都要加以改造，都應無產階級化。既然各個黨員階級出身的不同，思想無產階級化的程度不同，但完全無產階級化，是我們努力的目標，努力求達到無產階級化，即毛主席所說的思想入黨。黨有權利要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改造思想，以求符合於無產階級思想，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卻沒有權利要求黨在黨內照顧小[illegible]

[illegible]

心裡的疙瘩解開了（三）

蔡若虹

[illegible]